

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之二）

ON AIIB BY  
WORLDWIDE  
MAJOR  
THINK TANKS

国外智库看  
“亚投行”

王灵桂◎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国外智库看 “亚投行”

王灵桂◎主编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SOCIAL SCIENCES ACADEMIC PRESS (CHINA)

##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国外智库看“亚投行” / 王灵桂主编. —北京: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 2015. 9  
(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

ISBN 978 - 7 - 5097 - 7996 - 5

I. ①国… II. ①王… III. ①国际投资银行 - 基础设施建设 - 研究 - 亚洲  
IV. ①F833. 03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5) 第 205886 号

· 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之二 ·

### 国外智库看“亚投行”

---

主 编 / 王灵桂

出 版 人 / 谢寿光

项目统筹 / 祝得彬

责任编辑 / 仇 扬 张苏琴 安 静

出 版 / 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全球与地区问题出版中心 (010) 59367004

地址: 北京市北三环中路甲 29 号院华龙大厦 邮编: 100029

网址: [www.ssap.com.cn](http://www.ssap.com.cn)

发 行 / 市场营销中心 (010) 59367081 59367090

读者服务中心 (010) 59367028

印 装 / 三河市东方印刷有限公司

规 格 / 开 本: 787mm × 1092mm 1/16

印 张: 32 字 数: 595 千字

版 次 / 2015 年 9 月第 1 版 2015 年 9 月第 1 次印刷

书 号 / ISBN 978 - 7 - 5097 - 7996 - 5

定 价 / 168.00 元

---

本书如有破损、缺页、装订错误, 请与本社读者服务中心联系更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之二）**

# 全球智库论中国书系编委会

顾 问：陆忠伟

主 任：丁奎淞

委 员（按姓氏笔画排序）：

丁奎淞 王 镭 邬 瑛 李向阳 李绍先

杨 力 吴白乙 林利民 郑秉文 赵建国

赵铁军 段小燕 施鹤安 曹中建 朝戈金

谢曙光

工作团队（按姓氏笔画排序）：

成 功 安国君 苏 秦 邵逸文 高子华

景 峰

秘 书 长：景 峰

策划/主编：王灵桂

# 总 序

## 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喷薄跃出

近年来，灵桂同志学术成果不少。记得五年前为他 20 年呕心沥血之作《中国伊斯兰教史》写过一篇序，叫作《汲来江水烹新茗》，旨在肯定他在伊斯兰教研究领域的造诣。去年冬至日，他给我拿来《对综合安全的现实思考》书稿，第一个感觉是压手、开门，感到作者在当代中国研究所工作的四年中，将关于国家安全、治疆安边、网络安全、意识形态、社会治理、反恐维稳等诸领域的思考化为丰厚的文字，应予以充分肯定，故为其新作再撰一序，叫作《走中国特色国家安全道路》。在序言中，我用了“身在兵位、胸为帅谋”的说法，对其深入的思考予以褒奖，勉励他说“未在其位者未必不能谋其政，也可以像决策者那样来思考战略与安全问题，这是中国共产党人的鲜明品格”，希望他继续保持为党忧国、殚精竭虑的状态。

2015 年 7 月的一个周末，灵桂同志再次携厚厚的书稿来访。这次他跟我讲，目前国外大约有 800 余家智库、千余位中国问题专家在关注中国正在和即将发生的故事，值得关注。目前，他和他的团队已经按照“一带一路”“亚投行”“丝路基金”等专题，做了大量前期基础工作，并准备以“全球智库论中国”为总题，形成系列专题，目前已经完成了《国外智库看“一带一路”》《国外智库看“亚投行”》两卷，并在年底前再出版 4~6 卷专题，希望我能为其撰一总序。这是一件利国利民的好事，也是灵桂先生对安全与战略问题思考的再次跃升，我自然欣然应之。

中国崛起、中国故事是一本厚重的巨著，给予广大发展中国家甚或发达国家诸多重要启示。中国声音、中国文章因之成为各国媒体的热点，越来越多的有识之士看好中国；正因此，中国战略、中国模式的研究成为一门显学。欲讲好中国故事，必先悟透中国，对此，世界智库刮目相看，趋之若鹜，高高挂起中国研究的金字招牌。正如厄瓜多尔总统拉斐尔·科雷亚所指，中国代表了“一种文化和历史，令了解它的人油然而生敬仰之情”。

中国的吸引力是巨大的。美国库恩基金会主席罗伯特·劳伦斯·库恩指出：“习近平主席正在把中国从一个跟随时代的奔跑者，转变为具有创新力的引领者。”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总裁克里斯蒂娜·拉加德称赞中国通过投资和贸易展开全球交往以及制定法律进行经济改革的努力。她在演讲中说：“这对中国有利，也对世界有利——两者的命运因此结合在了一起。”

中国在国际战略地平线喷薄跃出，乃近百年来首个和平崛起的全球大国，此乃大国崛起 500 年历史长河中的奇迹。中国崛起于世界民族之林，如何与之共存、共富、共进？中国道路打破了大国崛起范式，变“高峰型”国际战略格局为“高原型”，美国国力的一枝独秀不再，群雄并起成常态，此乃机遇还是挑战？中国企业跻身世界 500 强龙虎榜者越来越多，证实了财富由西方向东方的转移，中国红利的溢出效应如何精算，会否成为未来的财富来源？对于许多外国人而言，中国仍然是个谜。

智库者，国之重器，在庙堂之上有“踱方步”的特殊地位和作用，“庙算”的特殊政治责任要求其能“遍观天下事，惊醒世间人”。美国布鲁金斯学会、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美国兰德公司、彼得森国际经济研究所（美国）、李光耀公共政策学院（新加坡）、南亚分析集团（印度）、国家安全研究院（以色列）、战略和科技分析中心（俄罗斯）、洛伊国际政策研究所（澳大利亚）、布鲁盖尔研究机构（比利时）、德国马歇尔基金（美国）、英国查塔姆研究所、英国国际战略研究所、全球关系委员会（印度）、伊斯兰堡政策研究中心（巴基斯坦）、地缘政治监控中心（加拿大）等数十家世界级智库顺时而谋，一直在着眼、着墨、着手描绘中国战略、安全、经济新景观，拆解谜题；讲中国故事，用故事讲思想，用思想启智慧：致力于写出关于中国的“好文章”。其代表性观点如下：

一是丝路基金、金砖行、亚投行打破了国际金融领域垄断，促进了国际金融机构治理改革，推动了国际体系规则建设。二是“一带一路”计划乃“亲诚惠容”周边外交理念的延伸，横跨欧亚大陆，从陆地、海洋两条路打开通往欧洲的经济合作大门；涉及世界各地一系列基础设施项目，与欧亚经济联盟对接，与俄罗斯跨欧亚大铁路、蒙古国草原之路倡议对接，彰显共赢理念。三是“亚信”“上合”始于亚洲，终及亚欧，政治伙伴关系意义大于货币往来，起于经济，着眼安全；老房子尚未扫净就另起炉灶，制定规则。四是中国的国际存在、国际竞争力更加有力，中国在国际舞台上的建设性作用进一步增强。中国正以更主动的姿态融入世界。五是多极化导致国际舞台扩大，中国或先从区域安全着手，建立亚洲安全秩序，最终实现利益与命运与共。六是中国作为地区和全球大国，想在和平崛起、共同繁荣、同舟共济的前提下与周边国家一起迈入新阶段。七是中国在负责任地参与世界经济秩序的维稳，以及国际政治、安全领域的协调，致力于世界和平发展。

见博则不迷，听聪则不惑。浏览世界智库的研究课题与文章著述，分享其学思结合、思研结合的成果，由衷感到，到底仙山不俗，静虑深密；果然功力上乘，命题宏大。当然不能否认，其中既有羡慕、好学，希望分享成功秘诀，也有警觉、嫉妒，试探中国谋求共利天下的真意，进而敲定本国的战略调整。不论其目的、动机如何，各大智库的政治敏锐、战略视野、国际思维值得肯定。正所谓一心精进，总得悟明究竟；万里深思，方知定有因缘。

缘此可知，世界智库的几种境界：一是战略性：将相才能儒学问，眼光紧盯战略博弈，脚步紧跟时势演进。二是前瞻性：开阔眼光、看穿世界，号准世界脉搏。三是对策性：脚跟站稳持定力，步步小心，层层着眼。四是动向性：仰观云飞、静听风过，看得出云移山欲动，水漾石疑浮。

正因此，国家战略智库理所当然地应该具有三种意识：“箭在弦上”的跟踪意识，切勿一觉醒来落人后。“永在路上”的进取意识，事业无穷年，奋楫争先。“扛在肩上”的责任意识，始自学术，终及国家。

总之，“中国学”博大精深，上述世界智库命题宏大，破题不易，“欲知堂奥幽深，更进一步；要识门庭广大，如在孤峰”。面对错综复杂的国际形势，中国愿同各国一道，共同促进合作不断走深走实，共建伙伴关系，共创美好未来。此乃历史性的中国机遇，“有意烧香，何须远游西方；真心学佛，东土便是名山”。

信笔写此点滴，且作为小序，与读者共勉，向灵桂先生和他的团队致意。

中国现代国际关系研究院原院长

陆忠伟

2015年8月2日 于京郊廊桥东里



# 序 言

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

2015年6月29日，是个值得中国人永远记住的大日子。

这天，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AIIB，以下简称“亚投行”）宣布成立。57个国家的代表齐聚北京，见证《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协定》的签字仪式。德国媒体把这个日子称为“中国世纪的里程碑”。

由此日回溯248天，即2014年10月24日，签署《筹建亚洲基础设施投资银行的政府间框架备忘录》时，只有21个国家，而目前，正式加入亚投行的国家已达57个，近两倍于当时意向成员国的数目，反映了世界对中国倡议的热忱参与。借用毛泽东主席1956年在武汉畅游长江时的感兴之作《水调歌头·游泳》的话：“神女应无恙，当惊世界殊。”将革命浪漫主义的豪迈气概用在这里，可以表达中国倡议落地生根的巨大时代意义。

这一轰动世界的壮举，动议时间不到2年，怀胎只有短短8个多月。它的顺利诞生，欢呼者有之，冷眼者有之，心态复杂者也有之。

香港《信报》7月3日评论指出，“至今已有57个国家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这样的回应体现了中国国际地位的提升，亚投行可为中国带来不少经济及政治收益”，并认为“亚投行作为亚洲内外的基础设施投资工具，发挥着连接周边国家、建立区域合作的作用，这一平台可供成员国之间签署更多双边或多边的贸易协议，从而促进经济融合。从政治层面看，这些措施更为中国提供与其他欧、亚、非国家建立友好关系的契机，有助于提升发展中国家的国际地位”。

美国多维新闻网在7月5日以迷惑不解的态度评论说：“一般看来，正常世界里只可能是发达国家、资本过剩国家向发展中国家、资本缺乏国家投资，绝不可能存在发展中国家向发达国家、穷人向富人投资的道理。但恰恰是这样一种传统认知，如今正遭到全面颠覆。”

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的5月21日，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宣布，将与亚洲开发银行（Asian Development Bank，缩写为ADB）合作，计划在今后5年里向亚洲地区投入

约1100亿美元用于亚洲基础设施建设。英国FT中文网6月2日的报道指出，“这一计划宣布之后，人们自然会联想到其与亚投行的竞争关系”，并含蓄地评论说，“当各方正在期待亚投行大展身手之时，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弄了个大新闻”。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金融项目经理萨尔贡·尼桑，更是用令人很不理解的口吻写道：“中国主导亚投行的诞生，为世界银行（World Bank）写好了讣告。”

一件大事落停，各种反应和说法自然会纷至沓来，这毫不奇怪。对此，既要重视，认真研究，也不要因为螻蛄叫唤，就耽误了种庄稼。关键的是，要把大事办好，落停仅仅是个开端，也就是万里长征迈出的第一步，今后面临的困难和挑战自然不会少。亚投行的成立，也是如此。因此，我们既要有战略定力，做到认准目标，我自岿然不动；同时，也要有问题意识和忧患意识，把问题和困难想在前面，以风起于青萍之末的敏锐，未雨绸缪，综合思考，早做预案，才能防患于未然。

宋代大诗人杨万里在其名作《过松源晨饮漆公店》中写道：“莫言下岭便无难，赚得行人空喜欢。正入万山圈子里，一山放过一山拦。”诗人借助景物描写和生动形象的比喻，通过描写山区行路的感受，说明了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深刻道理：人们无论做什么事，都要对前进道路上的困难做好充分的估计，不要被一时的成功所陶醉。在亚投行问题上，我们也应有“一山放过一山拦”的态度。

这个态度来自哪里？正如《孙子·谋攻篇》所说：“知己知彼，百战不殆；不知彼而知己，一胜一负；不知彼，不知己，每战必殆。”2015年5月10日，我在财政部参加关于亚投行有关事宜座谈会时，借用亚投行的英文缩写AIIB（Asian Infrastructure Investment Bank），谈了一个有些调侃的说法，认为中国按期成立亚投行，只能算是考试得了B，要办成中国特色、世界水平，才能算得了A。从B到A，中间树立着两个挑战，一个是自我（I），一个是国际（International）。形象地说，就是要做到“知己”“知彼”。“知己”自不待言，各位读者自然明白。那“彼”是什么？笔者感到，国外智库对亚投行的评论和看法，是我们“知彼”的一条重要渠道，应该予以重视并认真对待。

基于这个朴素的念头，同时“我们认为，各尽其力是我们的义务，我们还很愚蠢，仍然相信公理、正义以及我们为之效力的事业”<sup>①</sup>。因此，我和有为青年景峰等人组成团队，一起组织编写了本书，想把目前能搜集到的国外智库对亚投行的言论摘要汇集起来，从中发现和了解他们对亚投行的或喜、或怨、或恨、或复杂的心

---

<sup>①</sup> [美] 斯科特·安德森：《阿拉伯的劳伦斯》，陆大鹏译，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第246页。

情，以供同行们更好地研究应对之策，在对善意者结其心、对困惑者释其疑、对中伤者去其谋的过程中，做些力所能及的事情，也算为亚投行的健康持续发展尽点绵薄之力。

美国不是参加亚投行的意向国成员，也不是创始成员国。但是，亚投行这个概念在美国已经被热炒。美国最初把亚投行看作是一个巨大威胁的开端，认为中国主导亚投行的最终目的是强化软实力，与美国争夺盟国、争夺国际话语权，将之上升到了全球战略和意识形态斗争的高度来看待。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认为：“最重要的是，亚投行问题是 21 世纪世界经济领导地位竞争的前哨战。”美国智库德国马歇尔基金会则说得十分直白：“美国官员担心，中国市场的吸引力有可能使欧洲盟友转变为那种‘东方政策’的支持者，这种‘东方政策’在冷战时期使得美国领导人担心欧洲盟友将转变为在中美之间讨价还价的人，从而导致欧盟分裂。”

美国智库伍德罗·威尔逊国际学者中心在 2015 年 2 月发表的《中国外交政策的调整》报告中说，亚投行、“一带一路”等新举措虽仍处于计划之中，但这已经表明中国的外交政策正在进行自 1989 年以来的最大转变。“我们把它称为‘复杂而激进的外交战略转变’。中国没有直接挑战现有的国际机构，而是试图创建北京可以控制或影响的新平台。北京希望通过这些新举措创建一个更有利于中国发展的国际新环境，这样的国际新环境将缓解来自美国的战略压力。北京希望采取渐进但不张扬的措施。从表面上看，这些措施只是为了促进经济的进一步发展，而北京正在努力推进这些单纯的经济和贸易倡议的实施。从更深层次的角度来看，北京正在为中国搭建更安全的外部环境和实现更长远的战略目标而努力。”报告还说，出于相同的战略考虑和布局，除亚投行外，中国在安全和政治领域一直推动金砖国家组织、上海合作组织、亚洲相互协作与信任措施会议等的建设和发展，“北京正试图用这些组织来抗衡北约和美国在亚洲的军事同盟”，但是，“该地区的许多国家在安全问题上仍然会选择与美国合作，而在本国发展问题上会选择与中国合作”。问题的核心在于，“在国际关系中，金钱无法买到忠诚，而影响力也不会从国家的金库中获得。推动共同的价值观和发展软实力才是获得影响力的正确途径”。

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 2015 年 1 月发表的报告《中国和美国如何能够就亚投行问题达成妥协》中认为，美国和中国在经济领域已经发展为卓有成效的双边关系的情况下，“从美国传出了针对亚投行的不和谐声音，这着实令人惊讶。在最近几个月里，美国已经公开对亚投行以及那些有意愿加入这一机构的亚洲国家表示不满”，“世界银行和亚洲开发银行之于美国的意义，就相当于亚投行之于中国的意义。中国迅速建立起新的多边开发银行（MDB），并努力吸引包括美国主

要盟友在内的大部分国家加入亚投行”。在这个视角下，美国用含有敌意的眼光看待亚投行，并鼓动有关国家远离中国的倡议。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评论说，中国领导人诠释了亚太自由贸易区等旧概念，提出了亚投行、新丝绸之路经济带、海上丝绸之路等合作倡议，“美国引诱其他国家与中国进行对抗，而中国这些多管齐下的提案，似乎都是为了赢得这些国家的支持”。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观察到，“美国对此给予警告”。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发表的报告注意到，在英国宣布将会加入亚投行后，“人们都大为惊讶。一位匿名的白宫官员指责英国‘不断迁就’中国”，“这再次让人们意识到美国是反对亚投行的”。这也表明，“所有对亚投行的担心都是由美国推动的”。美国外交学会则在其报告中引证多方面的评论说，在英国不顾美国的反对，宣布将成为亚投行的创始成员国后，“华盛顿已经公开游说其盟友反对亚投行，并告诫韩国和澳大利亚不要加入亚投行……一位美国官员警告英国说，‘投向中国怀抱的决定不是大国崛起的最好方式’，而另一位官员则对‘亚投行是否能够达到世界银行和区域开发银行这样的高标准表示担忧，尤其是在相关的管理以及环境和社会保障问题上’。联合国担心亚投行会破坏这些机构，并加强中国自身的软实力”。

这些警告的形式多种多样，然而，事态发展之快，让美国政府始料不及，也使其智库的结论和判断成为其历史上屡屡出糗的又一个新例证。不过，在大势难以阻挡的情况下，他们也会迅速改变观点，以求自圆其说保住颜面，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曾就此别有用心地挑拨离间，“美国加入亚投行的可能性非常小。对美国来说，那些与其志同道合的国家成为亚投行的股东才对其有利，因为这些国家可以在该机构内作美国的代言人”。

近日，美国《外交事务》杂志邀请 33 位全球权威国际问题专家，围绕“亚投行是否是对现有多边国际秩序的根本性挑战”进行座谈，其中 20 人不同意“挑战说”，11 人同意，2 人没有表态。其中美国外交理事会副主席詹姆斯·林赛、约翰·霍普金斯大学国际关系学院中国研究系主任戴维·兰普顿、布鲁金斯学会外交与全球经济和发展高级研究员李侃如等，均认为亚投行并不对现有多边国际秩序构成挑战，相反，詹姆斯·林赛认为亚投行将振兴全球多边贸易秩序，兰普顿认为亚投行只不过是目前世界诸多类似机构中的一家，是否对现有秩序构成威胁，实际上取决于美国自身怎么对待亚投行。高盛董事长贝兰科范更是明确表示，那些认为亚投行会削弱美国在全球经济体系中的领导地位的看法，是非常片面和狭隘的，他认为亚投行是一种新变化，在经济上对美国的影响有限，美国应该欢迎这种新变化。

《外交事务》杂志座谈会的结果表明，起初对亚投行持负面态度和看法的美国，正在转变态度。除了美国战略界、学界、政商界重量级人物的态度已趋向正面以外，据美国多维新闻网7月16日报道，有49.4%的普通美国民众表示“希望（美国）加入亚投行”，这创了近几个月来民意调查此项数据的新高。

美国最初对亚投行态度消极乃至负面的主要原因，是美国认为中国的经济力量已经开始改变美国的全球霸主地位，并在与美国争夺国际影响力。最为典型的数字是，目前中国已是全球124个国家（地区）最大的贸易伙伴，而只有76个国家（地区）以美国为最大贸易伙伴。因此，美国智库前不久还判断，亚投行的建立，预示着中国将在亚洲和西太平洋更具影响力和主导力。正因为如此，美国最初以各种冠冕堂皇的理由指责亚投行，如指责亚投行的决策程序存在“不透明”问题，指责中国的所谓“一票否决”问题，指责亚投行的项目会破坏环境，等等。

事情的发展让美国的无端指责失去了攻击目标。亚投行筹建完成后，中国财政部第一时间公布了协议的文本内容，显示了高度的透明度；亚投行的组织架构很大程度上借鉴了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组织架构，美国多维新闻网7月5日报道说：“这份长达43页的协定，从宗旨、职能、成员资格到资本，再到银行业务运营，大抵延续了世界银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现行国际金融机构协议的一贯思路。亚投行背后的设计师中，更是不乏世界银行退休律师李锡腾斯坦、世界银行前高官林特纳等人。由此来看，中国却是采取了‘拿来主义’，仿效战后西方的思路来为亚投行搭建骨架。”中国在亚投行设计过程中采取的扬弃思路，既确保了中国的影响力，又遵循了国际惯例；针对美国关于环境问题的指责，金立群先生在担任亚投行多边理事秘书处秘书长时就公开表示，亚投行为其项目设立了一系列环境标准，并将“努力探索新的发展模式，以解决民生需要和环境保护之间的矛盾，实现绿色增长”。

在这些举措之后，美国的一些前政府高官在亚投行正式成立前后，开始密集释放信息，准备为美国立场的转变进行铺垫。美国前副国务卿、世界银行前行长罗伯特·佐利克发表了《美国抵制亚投行是战略性错误》的重头文章，公开指出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消极反应是战略性错误，他认为中国的一些举措需要美国进行抵制，但亚投行的倡议应该受到欢迎。美国前副国务卿威廉·伯恩斯直截了当地对美国媒体表示，鼓励建立有利于亚太人民的新型机构符合美国的利益。前国务卿奥尔布赖特更是坦率地承认，美国在亚投行问题上失算了。美联储（FED）前主席伯南克认为，美国政府对亚投行的消极态度，“说明华盛顿对中国在全球经济中发挥更

大作用的雄心应对不当”。美国前财长劳伦斯·萨默斯最近撰文，对此进行了尖刻的批评：“美国给予亚投行的冷遇，也许会被记载为美国‘失去全球经济担保人角色’的败笔”。小布什时期担任国家安全事务顾问的斯蒂芬·哈德利6月29日表示，“美国正考虑其在亚投行中的角色问题，美国的态度已经发生变化”，并预计“很快会看到美国政府做出实质性的政策调整”。美国前高官们的密集表态，其出发点虽然依然是美国的利益，但是从中也不难看出，美国确实在做政策调整的准备。如果再考虑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将于今年9月对美国进行的国事访问，不排除此次访问会是美国政府和奥巴马总统正式改变对亚投行立场的良机。届时，奥巴马总统是否会阐述美国对亚投行的新立场，习近平主席是否会给美国人修正自己错误的机会，我们不难从上述前高官们的表态中看出一些端倪。

对此，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一个推行社会和环境保护措施的机会》的报告中写到，“中国主导的亚投行的建立，不仅对刺激亚洲急需的基础设施投资来说是个重要的机会，而且确保这些投资的使用符合较高的环境标准也同样重要”，“美国一直希望中国能够分担一些全球领导的责任。现在，中国在朝这个方向行进。反对亚投行将破坏亚洲拥有可持续环境发展的机会”。美国彼德森国际经济研究所在2015年3月发布的《美国应该参与亚投行建设》的报告中认为，“美国应该理解其在亚洲和在欧洲的盟友加入亚投行的愿望”，“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并说服国会提供加入亚投行所需的少量基金份额。美国还应鼓励世界银行和其他多边银行与亚投行密切合作”，因为“这有助于应对中国可能会造成麻烦的任何行动”，而“美国的敌意坚定了中国的看法，即认为美国是在对其采取遏制和打压战略，这使中国采取不合作态度的可能性增加了。相比之下，英国和其他美国盟国接受中国的邀请加入亚投行的做法是明智的”。美国布鲁金斯学会则在报告中评论说：“奥巴马政府在过去几个月里，努力劝说其盟友不要加入亚投行。奥巴马称，他非常担心这一新银行的治理结构。而现在，奥巴马政府看起来似乎是最大的失败者。这再一次表明，中国分裂西方国家的能力，有时比人们想象的更强。这也显示了美国的利益越来越偏离那些在亚太地区没有地缘政治优势的欧洲国家。”美国外交关系学会的报告则直截了当地告诫说：“美国政府是时候改变其策略了。”

美国智库态度的变化，除了中国政府措施得当之外，我看还有两个根本性的原因。一是“亚洲世纪”的出现已经成为难以阻挡的历史趋势，顺之者将昌，逆之者则衰。冷战结束以来，亚洲在世界政治经济舞台上所扮演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认为“亚洲世纪”即将到来，21世纪将是“亚洲世纪”。亚洲的兴起，必

然需要出现相应的制度和机构安排，亚投行的成立即是标志之一。二是美国的“好哥们”都参与了亚投行建设，八国集团成员国中，只有假装扭捏矜持的美国和“方脑袋”的日本没有申请加入亚投行；现有的一些多边机构，如世界银行、亚洲开发银行等，都已公开希望与亚投行进行合作。亚投行成立之日，《华盛顿时报》报道说：“美国人不在场，但数十个美国最亲密的朋友和盟友都到场，祝贺亚投行成立。”美国多维新闻网6月19日说：“美国反对中国成立亚投行，到头来反而弄巧成拙。阻止西方盟友加入亚投行不成，美国闷闷不乐地站到了角落里去。奥巴马政府对亚投行的态度，使得美国政府境遇非常尴尬。”

2015年1月，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在其报告中认为：“如果美国想通过多边机构来维护其在该区域的影响，那么它就应该将目光投向中国。坦白地说，美国的战略目标应该是确保亚投行的存在不会使亚洲开发银行黯然失色。但是，这一目标的实现不应该建立在批判亚投行的基础之上，而是应该尽可能地使亚洲开发银行更具魅力，更加强大。”英国FT中文网6月9日就美国对亚投行的政策评论说，“亚投行恰恰提供了一个加强美国创建并维持的国际经济体系的机会”，“如果亚投行的确威胁到了美国领导的多边经济秩序（正如其反对者所相信的），那么其创始者中国也是选择了一种令人好奇的、开放合作的方式进行”。文章进一步指出：“美国需要从这一尴尬经历中吸取教训。中国正在为全球经济的发展提供机遇，并为支持自己的计划提供大量资金。若在塑造变化的国际体系时丧失主动权，那会是美国的最大错误。美国应该善于将新的前景与现有的秩序联系起来，以满足新的需求。这种历经多年才能获得的技能、洞察力和解决问题的能力，是美国强大的外交资产，不应该被白白浪费。”

美国哈佛大学教授傅高义6月19日在中国的一家报纸上，发表了一篇题为《美国最终也会加入亚投行》的文章。傅高义认为，为了促进亚太地区的共同利益，大国需要建立互信，降低发生冲突的风险。他说，近年来，随着同亚太地区贸易和交流的增加，美国的命运已经与亚洲更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美国作为一个强国仍独具优势，但是近年来亚洲很多国家的发展速度都超过了美国。对任何一个国家来说，在影响力相对下降的情况下制定外交政策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情，美国对于中国倡议成立亚投行的态度，就是美国政策陷入困境的一个例子。亚投行的建立旨在为亚洲一些经济较为落后的国家提供急需的基础设施发展资金，而一些美国人担忧亚投行不会遵循国际惯例，向发展中国家提供建议和资金时不能保持适当程度的透明，一些美国官员和商界人士则担心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会排挤美国公司。文章指出，尽管美国对亚投行的支持姗姗来迟，但亚投行的发展能够打消美国的疑虑，美国最终

会加入其中。各种不同意见的存在，会延缓美国做出回应的速度，但从长远看，美国最终能够调整政策。正如每位总统候选人在竞选时都会严厉批评中国，但所有的美国总统都会回到与中国合作的正确道路上来一样，美国对亚投行的政策也会回到正确的道路上，因为这符合美国的利益。

美国外交关系学会在其发表的《针对亚投行的战略失败了，美国现在该怎么做?》报告中，更是进一步明确建议“美国是时候退后一步，重新调整其对亚投行的战略了”。报告认为，“从一开始，美国对亚投行的战略就十分欠考虑。英国宣布加入由中国主导的亚投行，这已经使美国对亚投行的战略遭受了重大打击……这么一来，美国精心构建的联盟似乎会逐渐瓦解”，“在这种情况下，美国将面临三种选择：(1) 在亚投行的决策结构明确之前，继续向其盟友施压，劝它们不要加入亚投行；(2) 自己也选择加入亚投行；(3) 不要再关注亚投行的问题。第一项选择显然不可取，进一步耗费政治成本劝说其他国家不要加入亚投行是没有意义的。第二项选择是我以及美国政府以外的几乎所有的中国分析师所推崇的。美国应该加入亚投行有如下几个原因：(1) 既可以对亚投行的管理体系和管理水平产生积极的影响，也可以提出内部批评。(2) 可以确保美国公司在亚投行的投资融资过程中获得公平的投标机会”。“第三项选择是美国不要再对亚投行有所顾忌，不要再对想要加入亚投行的国家施压，让亚投行自由发展。”报告认为，“除非在非常必要的情况下，否则美国不应该反对中国的亚投行倡议，并且这种反对已经成为美国的一个包袱，是时候该采取其他措施了”。

特别有意思的是，美国智库全球发展中心资深助理斯科特·莫瑞斯（Scott Morris）居然破天荒地写了一篇《亚投行协定的读后感》。该文认为：“中国政府公布了亚投行最近通过的协定条款，向全世界展示了该银行的透明度。之前的一些报道文章提到了其中的许多条款，但令人惊奇的是，中国在该银行中拥有的否决权比预期大了许多，而且条款中规定，不享有主权或无法对自身国际行为负责的行为体，也可申请加入……而且条款中并没有限制‘特别基金’以及独立于银行资产负债表的信托资金。”在否决权问题上，该文指出“中国政府在行长的选择上有着相当大的控制权，比日本和美国在亚洲开发银行以及世界银行中的控制权还要大。更确切地说，条款中规定，中国在行长的选择上拥有一票否决权，中国的否决权比先前预测的大了许多。但比较公平的是，中国在建设项目上并不拥有否决权，那些项目中大多数的决定权都分配给了各成员国”，“在我看来，条款中采用非常驻董事会制度是一项非常值得赞赏的创新”，“总体而言，亚投行新制定的这些协定条款有很强的专业性和创新性……最为重要的是，亚投行的这个协定条款，已经公布于世界。让我



们一起期待亚投行有更好的发展吧!”

“有强烈落寞感的日本”以 1100 亿美元的新计划，试图抵冲亚投行的影响力，却制造了日本外交史上被国际社会冷嘲热讽的笑话。实际上，早在 2015 年 3 月，在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宣布将以创始成员国身份加入亚投行时，日本是否会加入，已经成为一个热门话题。当时舆论普遍认为，在日本学界、商界的强烈呼吁之下，正遭受“失败外交”的日本可能会以出资成员国的身份加入，但结果是日本在亚投行成立之前，给自己制造了一枚笑柄。对此美国智库詹姆斯敦基金会在报告中说：“美国不要妄图在自己内忧外患的情况下，将日本培养成一个新的‘世界警察’，也不要在与其他国家对抗的时候让日本充当其‘新干涉主义’的‘啦啦队长’。”

目前，关于日本在亚投行问题上的立场，国际智库普遍有三个理论作支撑：一是日本铁心跟美国一起“情绪性地对抗亚投行”；二是日本陷入中日竞争性思维的怪圈，致使其选择加大对亚洲开发银行的支持力度，而不是加入中国主导的亚投行；三是日本加入不加入亚投行，对其经济来说影响不大。

在“情绪性地对抗亚投行”方面，新加坡联合早报网 6 月 29 日分析道：“日本这一举动的根本目的，其实在于展示日本在亚洲的存在感，以引起美国的再度重视，从而避免日本成为中美靠拢的牺牲品。”由此可见，“情绪”只不过是日本整体目标的具体表现之一，英国、德国、法国等国加入亚投行，对日本的外交并没有构成足够的冲击，并没有影响其“情绪”。

实际上，日本政府现在更为关心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TPP）。日本经济发展乏力，根子在于人口快速老龄化、低生育率造成的国内需求不足。安倍经济学通过超发货币、日元贬值造就的繁荣，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这个核心问题，因此安倍经济学造就的繁荣到底能维持多长时间，估计连安倍本人也难以预料和判断。日本政府估算，加入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后能使日本国内生产总值（GDP）上升 0.54%，否则将损失 10.5 万亿日元，丧失 81.2 万个就业机会。因此，推进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谈判，扩大日本产品在海外的市场份额，对日本的重要性，对安倍经济学的重要性不言而喻。同时，日本政府也意识，美国已经将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定位为与中国博弈未来贸易规则制定权的战略举措，并且会不遗余力予以推进，因此综合目前的各种情况可以推断，日本对跨太平洋伙伴关系协定会越来越重视。

英国 FT 中文网 6 月 2 日发表《日本对外投资以抗衡亚投行》一文，解读了日本携手亚洲开发银行提出 1100 亿美元亚洲基建资助计划的动机。文章认为，这一计